



論語一貫

一

仁12  
929  
1





門仁12  
號 929  
卷 1-5

兼山先生遺教

葛山壽述

# 論語一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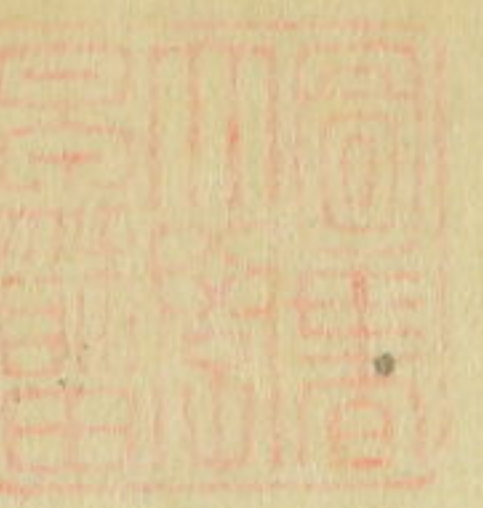
五冊

玉巖堂



刻下論一貫序  
葵園翁論語一貫成首二篇已布於同  
好餘以篇相續上本吾堂諸子得明習  
吾山夫子之義不二說乎二三子尋求取  
下論十篇而翁逡巡不許二三子以余嘗  
辱尚友席末就余請縱更此事余乃  
謂焉曰客歲上論已出同社之士思得下  
論之明義我猶渴人思飲也何翁之悟而





不能也。余竊惑焉。翁笑而謝曰。我豈多  
 悟而然哉。吾子獨不同古人之議乎。執戈  
 入室。疾其奉其道而有異也。雖余之於  
 後論。亦不能無小同異於師義。我竊恐書  
 出而執戈之譏。隨其後也。無乃似虺虫蛇  
 首尾相齧乎。不然。我豈為二三子隱之  
 哉。余曰。然哉。是或一道也。夫學之道。公於  
 心。壹於理。私則道不明。偏則義不達。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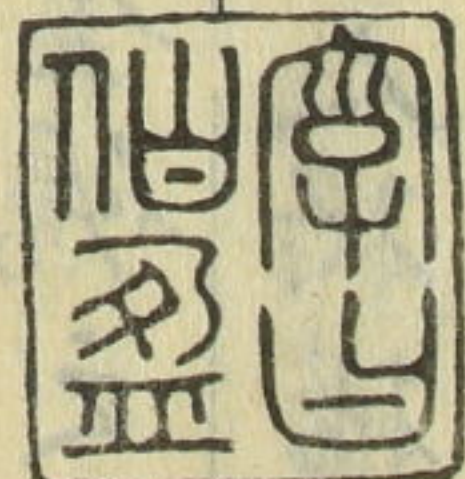
之於山子。豈區區偏私之者哉。上下二篇之  
 述。要在明於道。達於義已。雖有扞格。固  
 兩行相成。瑕言之玉。錯之相磨。金礪之相  
 致。抑亦何嫌。且使後義果非乎。人將措而  
 不顧。誰煩唱執戈之謫。如其是邪。舉世  
 將奉其義。虺食之譏。招之不來也。且也山  
 子之於經學。猶日月之明。雖有時蝕。固無  
 損其永照。何可挾微媿而廢公舉哉。翁



莞然曰。吾道矣。吾過矣。請教。後吾子之教。下論之述。於是乎刻。

文化十一年甲戌冬十一月

紀邨 長井萬年撰



猪瀨世美書



論語一貫叙

道雖自尊。不能自傳。書雖能傳。不能能尊。道待書而傳焉。書待道而尊矣。二者相待而濟。夫先王孔子道。道之最尊者也。為人上者。嚮之則治安。背之則危辱。為人下者。法之則脩飾。違之則惑亂。嚮之與法。如波背之與違。如此。則先王孔子道之尊之參。



於天地其誰有間然矣者乎。先王孔子道。待論語以傳焉。則論語書之尊之冠於古。今不亦宜乎。後之述先王孔子道者。莫務於孟荀。故其書亦次此而尊矣。六經殘缺。漢儒又亂之。然而先王孔子道。猶因以傳焉。則亦次此而尊矣。春秋之際。禮壞樂崩。然而列國士大夫之辭命。載左氏國語者。

先王之流風遺則。歷二可觀。故二傳亦次此而尊矣。諸子放言。奇怪百出。然而其譏詆。與斥之間。先王之法言。猶因以存焉。故亦可以此尚之。漢儒各私其門。偏固不通。溺陰陽淫五行。然而去古猶未遠。其表疏策試之中。宛然有先王之餘韻焉。故亦可以此尚之。譬之稼穡。孟荀雖美。不能無稊。



論語一貫  
二  
稗六經二傳雖富。禾莠相混。諸子雖放。亦  
有遺秉。漢史雖後。猶有餘粒。後之欲講孔  
子道者。擇稗釋於孟荀。分禾莠於經傳。拾  
遺秉於諸子。撮餘粒於漢史。參考之論語。  
優柔涵泳。久而有得。則近於其不差矣。山  
夫子每言及經義。以此論二三子諳二乎。  
故其說論語也。不梯先輩訓詁。徵諸古法。

言坦明覈實。先王孔子之道。章二乎。如示  
諸掌。乃諸家注義之得失出入。亦不辯而  
自晰矣。後遊之士。請著之篇者。不一而止。  
夫子曰。否。夫先賢之解論語者。數十家。誰  
不謂泝洙泗而極其源矣者乎。而自後觀  
之。其不厭人心者。滔三皆是。不獨觀者不  
厭當其世而自悔咎者。往三而有焉。今我



論語一貫  
之以為得者。焉知不同先賢自悔。我過半  
百。乃為二三子筆之。縱有所悔。亦幾乎寡  
過焉。既而歲及知命。將有所論著。未及立  
稿。溘焉易箦。壽也。恐夫子緒業遂委地。退  
而追繹所與聞。講求之。經傳十有餘年矣。  
徵其義。聚其類。幾成若干卷。將以為解論  
語之筌蹄。寬政壬子之秋。浴毛之四萬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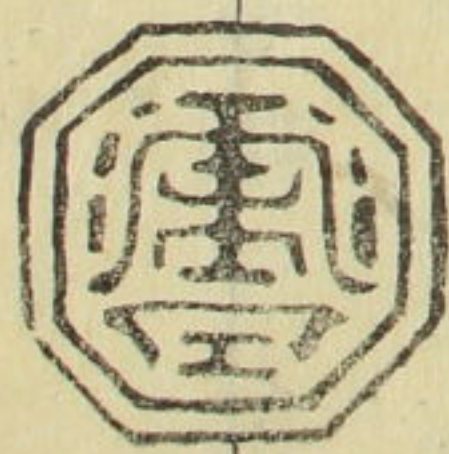
罹於災。一燬而灰矣。更謀菽休。卿吉仲愛。  
創論語考注。而在事異故。荏苒曠年。計其  
成業。非歲月可期。乃竊續緝餘燼。以草論  
語編旨。亦復十餘年於茲。未至成稿。比歲  
庚午。卒未。菽吉二兄相尋沒。壽也。自顧歲  
過耳順。旦暮入地。遽補綴前稿。不復精理  
蕪穢。更名為一貫。以存於私塾。豈敢公之。



論語一貫  
世冀吾黨初學。因此以思索師業而已。山  
夫子所著垂統。既行於世。他有論語講義。  
於學而八佾各取一章。於為政取二章。合  
以成篇。又有論語徵廢疾。始於學而止於  
為政第十章。此書也。出於三書者。先師既  
有定義。其餘則先師緒言之記於身臆於  
心者。參考諸經傳。私斷其義。僭妄之罪。自

知無所逃。覽者其義當者。以為先師遺意。  
其不安者。以為壽也。妄斷更博考經傳。以  
折其衷。則豈唯壽也之幸。先師之靈有知。  
其亦莞尔於窀穸。是壽也之所冀望來者  
於千歲也。文化九年壬申冬十一月

武州 葛山壽序









言一其  
子不得位、欲傳道於後世、以教育英才為事、故其徒衆盛、而一喘之論、一頓之語、可以為法則者、于紳于簡、皆傳焉、且以莫盛之聖、而集大成、後世識者所以折衷於孔子也、論、論、辨、論、議也、如八佾篇、孔子謂季氏及三家者、以雍、徹、章、及先進篇、論篤是與、憲問篇、世叔討論之、之等是也、語、言語、訓語也、如學而為政篇、夫子及諸子所自言、及顏淵篇、請事斯語矣、子罕篇、法語之言、能無從乎、之比是也、蓋古人命書、真率易直、非若後世奇異是喜也、如易兼載天地萬物、事無所不有、直謂之易、周人

傳之、唯加周字曰周易而已、書云書、詩云詩、毛萇傳之曰毛詩、出尚書之官曰尚書、史官之所記、謂之史記、記漢代之事、謂之漢書、立一家之言、名家曰孟子、曰荀子、老莊管晏皆然、此書集載孔子及諸弟子論與語、故曰論語、猶志春夏秋冬四時所舉行之事、謂之春秋也、非別有深意妙旨矣、非論不辨、非語不知、學之道自爾已、  
又曰、七十子之徒、其初記夫子一言一行、為己亦為人者、人人殊矣、已至集大成為一編書、皆以類相比、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不可紊也、故自學而至堯



曰、蟬聯魚貫、如一篇文字、千載之下、觀其屬辭比事、可以知聖學本末終始者、以此也、非聖人徒孰能修之、

又曰、論語之為書也、雜記夫子及諸弟子語、雖如章章為段、事比意貫、本自一道之文、故讀論語者、當不以一章為段、連數章為段、即不須注解、義自明矣、不然、就一章求義、窮年沒世、枕藉論語、不能窺夫子宮牆、况其宗廟百官乎、由是觀之、分論語為二十篇者、為其卷冊大、古之善讀論語、知編輯者微意者、就其文斷續處別之、已、本非編輯者之為

也、故取篇首二字為題目也、魯齊古三論、雖篇有  
多少、其實皆一也、唯以其所傳異、字有小異同、齊  
古二論、篇數多者、其所傳人私就篇分篇者已、故  
二十篇為正、

山子曰、道之明如日月、無古無今、無大無小、欲之斯  
至矣、故夫子曰、奚其為為政、孝經曰、妻子臣妾、繇  
百姓徒役也、荀子亦曰、賜予其官室、猶用慶賞於  
國家也、忿怒其臣妾、猶用刑罰於萬民也、大畧又  
曰、所視聽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是操術然  
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



日是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堂  
 室、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篇不苟孟子  
 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  
 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離婁篇又曰、夫道如大路然、豈  
 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告子篇又  
 曰、君子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  
 而天下平。盡心篇此皆古聖賢治天下國家之要領、  
 而孟荀述之、不唯孟荀、雖諸子百家之徒、皆莫不  
 由此以立論者、治道之本在於斯故也、道者、堯舜  
 以來、經孔子到于今、一揆而已、但有隆汙盛衰者、

以其世其人也、

又曰、夫道一而已、出處動靜、家國天下、雖有大小之  
 異、是心足以王矣、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梁惠篇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  
 實、知斯二者不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樂之實樂斯二者。離婁篇古之人即推是心而行之  
 而已、故有莘之野、而有格于皇天之功、渭水之濱、  
 而有三分天下之業、苟有其德、則其道自生、歷山



河濱亦不異于恭己南面之時故繫辭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于德行又曰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聖人不出戶牖而化天下家語王之謂也禮記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孔子問居篇此皆夫子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陽貨篇之意而大學意心身家國天下之序意全在于斯故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離婁篇此聖人之治天下源而委邇而遠本末終始基固澤久之致也如莊周內聖外王

之言意全出于此故曰靜而聖動而王天道篇可以見矣唯其論詭激雖與聖人背馳其主意所在不異於所引諸文識者細味焉

又曰中庸之論禮樂始之慎獨而終於篤恭而天下平堯舜之治天下親九族瞽瞍底豫而後禮樂之功成孔子之治國自孝友而至施于有政未有身不修而天下治者也

又曰禮樂者上之人之所主春秋戰國之世暗主昏君嗣出禮壞樂崩雖孔顏之聖孟荀之賢不得其位無如之何雖有其德無其位不能興行禮樂故



古云禮樂壞崩者指上之人之不行而言之若其道其德不墜地在人故在下仁人君子敬身慎行而修禮樂之本待時俟用矣禮樂之本者何仁義是也苟仁義在身禮樂可議而制可舉而措亦何傷其壞崩傷壞崩者傷時君不行日趨衰也苟有用我者欲禮樂禮樂斯至而已故曰籩豆之事有司存焉又曰鐘鼓玉帛云哉學者察諸

君子

山子曰古者稱諸侯為君稱大夫為子故君子者諸侯大夫之謂也學諸侯大夫之業而其德行可任

諸侯大夫者亦謂之君子也春秋戰國諸子稱子者皆為大夫故也或為本朝大夫或為都邑大夫如孟荀諸子亦然皆游事諸侯國從大夫列雖老莊諸子隱處者皆嘗以大夫徵召或雖素不仕其有道術者其國君表其間旌其門其遇待以大夫故雖其不自稱子其子弟門徒稱子尊之至戰國之末諸子橫恣自高或似有不為大夫稱子者又不但子或稱公稱侯稱君稱卿唯是列國分爭之世名分大亂所致而識者所歎也此風久行人視為常恬無怪之者至漢儒以子為男子通稱後



儒亦恬無致疑者已、

又曰、古者稱君子有輕重、有以聖賢言者、有泛言者、如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文言傳、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中庸、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以聖賢言者也、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荀子、品子貢顏淵以士君子明君子、家語、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泛言者也、凡古書中稱聖人賢人、知者仁者、亦皆有輕重差別、讀者以意求之、自辨矣、

一貫

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昆弟之叙、朋友之

交、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而所以行五者也、三者相依而為表裏、道行於其中矣、而仁為之主、故夫子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曾子亦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夫顛沛不捨、死而後已者、是仁也、則所謂一以貫之者、非他可知也、然而人苟欲用力於仁、非忠以處之、恕以推之、不可得而為也、故曾子謂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其不曰仁而曰忠恕者、喻之以為仁之方也、非曾子戰戰兢兢、致意踏實、深造於道、焉能如此哉、夫論語之為書、始為仁於



身終為仁於天下、故二十篇中所說章章句句、莫非此物也、而兩漢以還、顯學英儒釋論語者數十家、勤則至矣、而皆以章章為別事、不悟得一貫之義、山夫子常慨歎焉、壽也惜後生不與聞、夫子解經之旨、故著此書、特揭一貫附每章、雖不足證明其蘊、姑發其端、以示初學、後之覽者、參伍而徵之、思索而通之、其義之所在、何止於此、深造而逢原、存於其人而已、

以行章旨

諸儒先之解論語、雖其所主各異、至字詁音釋率多

同矣、不必一一釋之、山子所見、與先輩不同者、隨而注之、至於其章旨、不唯徑庭、有東西異趣者、不得不揭而指示之、故每章附以章旨、

編旨

編旨義詳於為政篇第十章下、此不贅、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論語一貫卷一

富田久徵

重野葆光

校正

學而第一

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

學。學道也。時。敏疾不。失時之謂。習。習熟也。不亦說乎。

說。怡悅也。有朋自遠方來。

朋。黨類也。即。弟子也。不亦樂乎。

知。猶用也。愠。心有所蘊結而憂悶也。不亦君子乎。

章旨。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知有義。有生之最靈

者也。然而不學不能成其靈。故目能見。不學不若

無見。耳能聞。不學不若無聞。口能言。不學不若無



言心能思不學不若無思故古之人必就有道而學焉所學習熟於己舊所疑所不能之事一旦渙然冰釋其怡悅不亦宜乎道有於己則朋自遠方來講習切磋而已之德益進天下英才亦可得而教育所以樂也雖道在茲無明君知用之則憤悶之所由生也然而不怨天不尤人安命而不愠非成德君子其孰能與於此乎

一貫始於學道終於知命仁之至義之盡也

山子曰學而時習之智之事也夫天性之智非不智也然其智小而困故君子貴德慧術智也即學

之謂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中庸曰好學近乎智

家語曰好學則智呂覽曰學也者知之盛者也師尊

篇說苑曰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建本篇又曰訊問

者智之本也同上夫稱舜為大智稱孔子為大聖者

無他也唯以好學好問之故也朋自遠方來仁之

事也既學而成智不以其智及人未足稱仁也子

貢曰教不倦仁也孟子公孫丑篇曾子曰以友輔仁顏淵篇

學記曰教學相長也中庸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

呂覽曰成已所以成人也本味篇夫已欲立而立人

已欲達而達人此仁者之用心也是亦為政也夫

久保愛  
學庸精  
義曰仁  
知字疑  
當易地



子之樂而忘憂、顏子之樂陋巷、全在此物、不然唯  
泛言樂字義抑末也、人不知而不愠、勇之事也、子  
路篇、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孟子語浩然之  
氣、全本於此、荀子亦分上中下之勇云、仁之所在  
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  
同苦樂之、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  
不畏、是上勇也、此乃與孟子下黜舍之勇、而上道  
義之勇同議論、而夫子仁者必有勇之意也、可謂  
此章善解矣、夫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故孔  
子之所教、門人之所學、無他也能此三者而已、故

第二

論語首載能此三者之本、實開卷第一義也、即二  
十篇中孔子所言、門弟子所論、不出此三者、皆敷  
衍此三節之言也、凡作文編書之法、以一篇綱語  
要事置發首者、古今文之通例也、如書之欽明文  
思、詩之關雎、易之乾坤、春秋之春王、禮記之敬孟  
子之仁義、大學之明德、中庸之天命、其不然、守至  
于論語曰、不然而可哉、世之君子其察諸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犯、犯陵也、  
上者、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作亂、謂篡君  
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本、孝弟也、道生、教孝弟也者、其



為仁之本與。仁者成己成物之名。

章旨孝弟者順德自無犯上作亂之事故君子修孝弟以立為仁之根本推而及家國根本既立則莫往而不行所謂修己以敬憲問篇為仁於身也修己以安百姓為仁於國也孝弟之於為仁猶為山之必始一蕢行遠之必自邇也苟不根孝弟則終身求仁而無道於得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一貫孝以愛親為主然愛而不敬不成孝弟以敬兄為主然敬而不愛不成弟愛敬相濟而後孝弟

之義全矣故可以為為仁之本矣

山子曰此章就知仁勇之德成而為政於天下國家之上而言也上章云人不知而不愠者就不見用之上而言也如或用之則何以哉以孝弟為初政之首也此則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之謂也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梁惠王篇孝經曰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繇生也開宗明義章荀子曰為國家必以孝宥坐篇說苑曰治民以孝為本政理篇家語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弟子行篇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故以孝



弟為為仁之本也。雖孝有大小，身家為本，故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先王不出戶牖而化天下，其操術全在於此。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告子篇此章依為仁之本與之語，就治天下國家上見之，則道生二字義亦益明矣。

第三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章音此章與剛毅木訥近仁。子路篇正相反。言仁不可以假飾為也，與上章相反，而義相表裏。鄉原之

為德之賊，聲音笑貌之不可為恭儉，亦此意也。

一貫此言仁之所亡，而論仁之所在也。

山子曰：矣，決斷之辭，甚矣吾衰也。述而篇久矣，予之

不託於音也。禮記檀弓篇甚矣其惑也。左傳昭二死矣

盆成括。孟子盡心篇句雖有長短，意全同，以仁下無也

字，人難讀之，昧助字法故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三，反復不為人謀而不忠乎。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章音謀而無不盡為忠，忠而不渝，言行如一為信。

加之以學問，則為君子。此亦與上章相反，而義相

第四



發

一貫忠信質也、學問文也、文質彬彬則君子也、此章為為仁之方可見也、

山子曰、此章忠以行言、信以言言、傳習以學言、夫言行雖善、不學以增之、鄉原已、曾子故云爾、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當與此章參看、

第五

子曰、道千乘之國、道、教導、猶言治也、敬事而信、敬、不怠、慢也、節用、不傷財、而愛人、如視民如傷、使民以時、不奪農時、章旨夫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子臨民、可不畏而

敬乎、故曰、予臨兆民、凜乎如朽索之御六馬也、然而不行之以信、則事不成、故次之以信、雖敬且信、用侈財靡、則國匱乏、而民受其敝、故次之以節用、節用而不愛人、則徒富篋篋、而人不被其澤、故次之以愛人、穀者民之天、所謂惠而不費、堯曰、不奪農時為主、愛人之道莫尚焉、故次之以時使、**一貫**此章言為仁於國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君子雖有百行、非愛人不成仁、為人君止於仁、愛人之謂也、敬事也、信也、節用也、時使也、皆以愛人為主、讀者莫漫然、



第六

論語一貫

卷一

六

子曰弟子猶言小子也入則孝出則弟宗族稱孝謹而信庸行之信汎愛衆嘉善而而親仁事賢者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博之

章旨夫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而此云餘力學文其義如相反彼章主學此章主行行者所以受學學者所以文行二者相須而德進業成故曰學則不固曰主忠信荀子曰學至乎行之而止矣儒教若徒勉文忽行則華而無實所謂史也徒勉行忽學則質而無文所謂野也學者苟察各有所主則知彼此並行不悖

第七

一貫勉孝弟顧言行愛衆親仁學文皆為仁之方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賢賢猶尊賢也山子曰易過古通遠也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章旨學以行為主有人好賢遠色能孝能忠與朋友能信則學問之道已乎此矣捨此五者別無為學之道雖既學之人何以尚之是子夏所取與上章夫子之言其意全同

論語一貫

七



一貫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衛靈公篇上章親仁即此章賢賢餘三節五倫中三物同為仁之方可知也

第八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動不輕佻曰重學則不固固陋

主忠信主父子主思之共無友不如己者無以輔仁過則勿憚改

改不善而徙義

章旨五者修德之要為仁之方也詳於山子說

一貫章旨可以觀矣

山子曰此章君子不重則不威一節學則不固一

節主忠信一節無友不如己者一節過則勿憚改一節比合五節而屬綴為一章冠以子曰此皆夫子所言之古法言而語為仁之方者也非一時之言集輯者之所撰定也論語中此例甚多君子不重則不威即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堯曰之意古者以不知道不知禮為固為陋夫子之疾困也憲問篇為是故也學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此謂不賢賢就有道而正焉之過也左傳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文十二年此稱秦使西乞術知禮云爾此陋與君子居



之何陋之有子罕之陋同義而共言夷狄固陋無  
 禮也家語魯哀公答孔子云寡人實固不固安得  
 聞此言乎大婚此亦哀公言不知禮為固凡固云  
 陋云鄙云野云在古書中皆指不知禮者言之主  
 猶宗也務也夫忠信所以進德也非此二者仁之  
 美禮之善無所下手也孔子之四教曰文行忠信  
 為是故也上章曾子三省忠與信也子張書紳亦  
 以忠信為主者學問之主務在此故也夫學問之  
 道非主務忠信而徒博學多聞如虎傅翼飛而食  
 人而已古今學問之為人害職此之由夫學豈害

人之物哉而古今多以學害人者不主忠信故也  
 苟主忠信何欲不成何施不行彼成仁行禮必非  
 此物不能也故君子立則見忠信參於前也在與  
 則見忠信倚於衡也夫然後雖蠻貉之邦仁可成  
 禮可行矣苟不忠信妻子之親州里之小行乎哉  
 故禮器曰忠信禮之本也又曰甘受和白受采忠  
 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左  
 傳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文元又忠信禮之器  
 也昭二又忠民之望也襄十又周仁之謂信哀十  
 忠信之為道其所關係如此大而切宜矣學問之



方以忠信為主務也。夫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故無友不如己者。求仁之方莫近焉。孟子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公孫丑篇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同上禹聞善言則拜。同上夫人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告子篇此過則勿憚改，亦為仁之術莫善焉。

第九

曾子曰：慎終追遠，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民德歸厚矣。民德，猶言民行也。

章旨：君子終身之事，莫重於親喪，莫大於祭祀，二

者所以報本反始也。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人君以此二者自致，則民觀而興於敦厚，猶影響也。

一貫二者孝之至也，本立於此而民化於彼，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也。

山子曰：夫慎終追遠，仁之至，義之盡也。所謂不言之教，而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禮記孔子問居篇

要在於斯。曾子此言，可以為禘說之解矣。畧引古言，使讀者三思焉。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離婁篇又養生喪死，王道之始。



也、梁惠王篇荀子曰、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况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子賤野而羞瘠、使生死終始若一、足以為人願、是先王之道、忠

臣孝子之極也、禮論篇家語、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致仁愛、則服喪思慕、祭祀不懈、人子饋養之道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五刑解韓詩外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亡生者眾、卷三漢書、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亡先者眾、禮樂志此慎終追遠二者、王道之本、而仁孝之至也、書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武成所以養周公八百年國脉者、全在此物、讀者慎思參究、則於聖人之道、其如示掌乎、



第十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章旨子張學干祿。子曰。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又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鋟在其中矣。

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皆言君子所務在德不在財。即內本外末。先難後得之意。

反求之於己也。

一貫此章言仁德浹洽於內。而發於外也。

山子曰。溫良恭儉讓者。夫子仁德發越於外。而不

踰矩者。所謂夫子之文章是也。是即中庸之德。而民鮮久矣者也。何以言之。此五者庸言庸行。而常人亦不難能之德也。唯聖人之於五者。得其中得其時。而常人或失時措時中之義而已。禮記曰。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

論語一貫 卷一 學而



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內則篇可以見五者中庸之德，而妾婦亦能之也。不然妾婦之卑賤，豈能備聖德之三乎？今舉一二証文，以示學者。禮記又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文王世子篇左傳：郤至云：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成二年又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

儉孝弟。成十年可以見五者通上下貴賤男女愚知賢不肖，可知可能之德也。而子貢以此贊夫子，非知聖人且知道者，焉能至於斯。溫以色言，如色思溫。季氏篇子溫而厲。述而篇是也。良以性質言，如良知良能，良相良馬是也。儉以財用言，亦有撿束之意。如荀子：禮恭而儉。性惡篇是也。讓亦以讓財言，而德讓為大。泰伯以天下讓，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此讓大財者，而德讓之至者也。國語：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益也。求益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周語此言聖人制讓以止其分爭也。故曰：卑讓德之基。



也。左傳文元年讓禮之主也。同襄十年卑讓禮之宗也。昭

二年廢讓是廢德也。晉語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

豈曰能賢。左傳隱三年能以國讓仁孰大焉。同僖八年爭而

不讓仁者不為。漢書南越傳熟玩此等古言自知泰伯

及周之為至德皆仁讓之至也。夫讓者仁之至禮

之基而聖道之主也。故書首堯舜春秋首隱公史

記世家首泰伯列傳首伯夷為之故也。禮記子曰

恭近禮儉近仁。表記韓詩外傳君子溫儉以求於仁

恭讓以求於禮。卷夫子答顏淵問仁以非禮勿視

聽言動。顏淵篇答子張問仁以行恭寬信敏敬五者

於天下。子張篇可見此溫良恭儉讓五者夫子之至

德而仁之光輝發於外者矣。

第十二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句無改於父之

道。可謂孝矣。

章旨父之道者指父存時所行之良法善政也。父

在唯觀察其志一從其心志嗜欲而不為已安排

子之常行也。父沒則已當其室故觀父平生所行

禮制法度以一則倣之子之高行也。中庸曰孝者

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此之謂也。

一貫第二章云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山子曰、此章本平易、非難讀者、然古今諸儒聚訟紛紜、至于今不決者、由不讀得三年字故也、其所以不讀得三年字者、里仁篇及禮記坊記、大戴禮等引此文、皆以三年字冠句首故也、蓋里仁篇脫文耳、坊記後人所刪潤、不必古言也、此不唯坊記大小戴記及家語等諸書、多有此類、學者宜辨識焉、父在觀其志者、子之事父母、虔恭朝夕、盡其歡愛、和顏說色、致養父母為主、故不觀察其志、而知其好惡、則無所承事也、故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內則篇是也、凡經傳中論此者、不

一而足、今不煩舉、學者當自考、父沒、觀其行三年者、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私其財、坊記篇每事皆問、父母行之、子之道為然、故唯觀其志已、若父母沒、則已當其室、承其職、然居喪三年不言、事事待人而行、故唯觀省其生時成法、行狀而則倣之、不敢違之、三年除服之後、自執事時、則善政美事而已、此謂行之至也、其行讀、三年句、舜典、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亦此句法、古文之法皆然、今舉二三徵之、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左傳、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傳四年又晉侯始入



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同年二十又士會在秦三年  
 不見士伯年文七又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  
 成不吉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宣十年凡此類皆年月  
 日下當為句讀義自優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所謂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  
 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子張篇是也詩曰亡念爾祖聿  
 修厥德大雅文王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小雅小宛禮  
 記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  
 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內則篇國語公父文伯母  
 曰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

第十二

避辟譖又張老稱魏絳賢云其學不廢先人之業  
譖凡此類亦不一而足學者自省可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章旨禮勝則離故用禮者依和為貴先王之道小  
 事大事行禮皆依和為美有所不行者言和雖可  
 尚唯一於和則或流漫過中者有之也以樂勝則  
 流也即下句所言是也夫恭敬禮也調和樂也荀子  
臣道二者闕一則乖先王惡其乖故設禮樂之教  
 以導民所以調其過不及而歸中正也



一貫傳曰、禮樂德之則也。七年二十夫子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憲問禮樂為為仁之利器、可以見也。

山子曰、禮之用絕句、禮記曰、和寧禮之用也。燕義

漢書曰、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外戚傳古言可以徵、

貴、言用禮者之依和為貴也。夫禮樂相以、猶仁義

相以也。樂記云、禮節民心、樂和民聲。又云、樂者為

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

則離。故有子云、禮之用、和為貴。言行禮必依樂、用

樂必依禮也。故孔子曰、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

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仲尼燕居篇大司徒職

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又曰、以五禮防萬民之

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大司

樂職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荀子曰、仁

愛也、故親、義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推恩而不理

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義、審節而不和不成禮、

和而不發。發當作節音之誤也不成樂。故曰、仁義禮樂其致

一也。大畧學者深玩此等法言、自達此章大義、美

猶尚也。左傳、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

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昭二十五年又景公曰、善哉、寡



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晏子對曰：先王所以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同二十國語六年伶州鳩論樂律云：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周語美云尚云，上云貴云，語雖異，意全同。和樂德也。夫樂德廣矣大矣，而以和為主，仁德廣矣大矣，而以愛為主。猶詩三百以思無邪為主，禮三千三百以敬為主也。故此章之和主樂言也。不言樂而言和者，語其德也。猶以溫良恭儉讓語仁德之發，以忠恕語為仁之方，以恭寬信敏惠語仁之

行也。

第十三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復猶履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作人音之誤也。疑當也。亦可宗也。宗，尊也。

**章旨** 信雖美德，不比於義，則或為賊。恭雖美行，不協於禮，則有召辱。君子之言行，必依義與禮，則寡尤悔。有人於此，所依託不失其人，以免禍敗，是亦可尊也。家語曰：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者，可得。孔子曰：君子慎其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者之釁，而有危亡之敗也。六本篇可以喻焉。



一貫首節言也、二節行也、三節親仁也、皆修身之要、為仁之方也、

山子曰、近義之信可復、不近義之信不可復也、夫

信雖美德、不比義行之、白公復言而已、君子之所

愧也、故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子路又

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陽貨篇子曰、君子之於天

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里仁篇孟子曰、大

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離婁篇孰審此

等文、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之義、不待多言可知也、

此信以言語言、故云言可復也、近者、緩其語、不迫

切之辭也、即雖不中不遠矣之謂也、大學曰、知所

先後則近道矣、祭義曰、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

道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

幼為其近於子也、左傳曰、驕近亂、替近疾、定十年漢

書、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不遠也和不遠禮、則民

親而不暴、公孫弘傳夫義者宜也、變化合道之謂也、故

云道義、義無定形、無典要、觀時從宜、進退上下、要

在其人而已、荀子曰、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

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

也、不篇苟禮亦以義變化、故左傳云禮也者、不必皆



先王之禮以臨時得宜為禮禮記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禮運篇荀子禮以順人心為本故亡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者也大畧篇禮記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其動也中檀弓篇可以見恭而無禮則勞泰伯篇與人恭而有禮顏淵篇恭則不侮陽貨篇三復此三言自辨恭近於禮之義因依託之義在春秋之世依託之事殊衆依託失所禍災隨至故在于時士大夫尤所當慎也孔子不主雍疽瘠環亦此意也左傳親有禮因重固閔元年又無終子

第十四

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襄四年鄘載馳詩誰因誰極古書此比不勝枚舉失錯失可親近之人也宗尊古通用禮記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宗予檀弓篇國語子犯云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晉語穀梁傳梁山崩晉君召伯尊而問焉成五年左傳作伯宗可以見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憂道不憂貧敏於事而慎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章旨夫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里仁為美夫君子所求言忠信行篤敬友賢親仁



以濟其不及、何暇求飽安乎、

一貫不求飽安、克己也、克己、仁也、餘同於上章、

第十五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

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取義於切問、有所發悟、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

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猶言語右、知左也、

章旨、夫貧而諂、富而驕、人情之所不免也、故古今

之賢材、碩儒、爽德、隕名者、動恆於此、名卿、雋士、陷

罪、失位者、亦恆於此、子貢積德累行、能至此域、豈

易事哉、故舉以質於夫子、蓋欲獲夫子名其器也、

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顏子、周公而能之、夫子既可

其所質、又以此獎進之、所謂循循善誘人也、子貢

已得此誘、應之以詩、而喻其所發悟、可謂能反三

隅者、夫子所以深善之也、

一貫此章即就有道而正焉之事、求仁莫近於此、

山子曰、夫詩義無方、人皆知之、然而應變有原、為

難、非學熟知至者、不能與於此、夫子稱賜也、稱高

也、亦喜其能以義變化、左右逢原已、

第十六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章旨、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



可知也。里仁不患人之不知，患己不能也。憲問  
 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知也。衛靈公篇以上三  
 章與此章辭有小異，而義全同，為其於求仁莫切  
 焉，故夫子數言之，不必如疊炬已。  
 一貫章旨可以觀矣。

山子曰：此章居學而篇末者，學之道至此地，則至  
 矣，盡矣，非仁知之熟，亦不能也。學而一篇，章章皆  
 言至仁知之方，學之道雖多端，仁知以貫之故也。  
 故荀子曰：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  
 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

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君道篇

可見非仁知兼備之人，不足以為政也。此章接下  
 為政篇，為為政以德張本也。孟子曰：仁者如射，射  
 者正己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  
 已矣。公孫丑篇又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

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  
 身正而天下歸之。離婁篇夫舜負罪引慝，大禹謨禹湯

罪己，莊十年其事雖有輕重大小，皆仁之物，智之事  
 也。此先王孔子之道之要，而後之解此章者，平平  
 視之，以為漫解，聖學之不明，職此之由，學者可不



潛心而玩味哉

編旨人不學不知道不知道上不可以奉君父下不可以畜妻子與禽獸奚擇論語者所以喻人於道而使知別於禽獸也故以學習為開卷首章學之所先無先於孝弟故第二章承之以有子言孝弟為仁之本也非假飾之所能為故第三章承之以巧言鮮矣仁此與上章相反而戒之也第四章忠信兼學忠信者百行之主而質樸為體人苟欲為孝弟不以忠信亦不成此亦與上相反而與一章相顧孝弟忠信加之以學則德不憂不修德修

於己而後政事可言故第五章承之以道千乘之國臨民者急正人而忽於正己古今之通患也故第六章復以修身承上章是反之己也第七章賢賢上章親仁也事父母孝也事君忠也且與朋友信而學在其中矣是承上章而丁寧之也第八章君子不重五節皆修身之要而為仁之方也故承上章並列之第九章承之以慎終追遠編者之致心深矣遠矣讀者不可不反復潛心玩味也夫喪祭之禮所以明仁愛也家語五刑解為人上者身能致仁愛而服喪思慕祭祀不懈則民觀而化之莫不



興於仁厚矣、三代之治、不能加毫末於此、可謂仁之至義之盡者矣、第五章語治國之法、而未及其效、此章曰民德歸厚矣、則明言其效也、六七八章累言修德、而此章亦曰慎終追遠、則其效之所由來者、人君克己復禮於此、而天下歸仁於彼、可以觀矣、是所謂為仁於天下也、第十章言夫子聖德之光輝、上數章並言修身、而此章以仁德之晬盎承之者、所謂始於為士、終於為聖也、第十一章承之以孝者、言雖夫子至聖、進德之序、自卑登高、其所本由、無有是其外也、而曰無改父之道、則亦與

九章相顧、第十二章承之以禮樂相將、禮樂之用廣矣、子事父、臣事君、為士為聖、二者不可須臾離也、雖則不成忠孝、不成士聖、故傳曰、禮樂德之則也、傳二十七年夫子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憲問篇可見二者為仁之大具也、此章不獨承上章發首以下、皆無不關焉、第十三章承之又以有子言、夫禮不得和、不能成用、樂不得節、亦不可行、上章之義、信可復者、義以裁之也、恭免耻辱者、禮救之弊也、此章之義也四者雖美皆有弊、而所親得其人、則其弊可以救也、是學所以莫便於近其人也、荀子勸學篇



此章承上之意，可以知也。義禮以裁二者弊，非克己者不能。故第十四章承之以克己之事，夫求飽安者私欲也，裁而無求之，克己也。故夫子曰：「張也，慾焉得剛？」公治長篇又曰：「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里仁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故可與適道，皆為仁之事也。第十五章承之以子貢與夫子之問對，是編者以此實上章就有道而正焉之語也。而曰：「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則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孟子盡心篇之事，而非兼仁知者不能。君子學至此地位，則無復遺憾矣。子貢質問於夫子，而得

與聞之，則莫便於近其人之言，豈不信哉？第十六章終此篇，以不患人之不已知，是即中庸所謂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也。反求諸其身，仁也。患不知人知也，即所以為為政基也。

為政第二

第一

子曰：為政

為政義詳於山子說

以德

任德教不任刑罰

譬如北辰居其

所而眾星拱之

身不下堂而天下治

章旨：夫正南面而天下歸向之，則德教之致，而非政令刑罰之所能也。舜之無為，周之刑措，亦職此之由。夫子適衛也，曰：「富之，曰教之，富之有方，教之



有道二者並得而後民化之是之謂為政以德也  
 大用之則大治小用之則小治反之而任刑罰國  
 為虛厲由百世之後歷觀百世之治其所以廢興  
 存亡者皆莫不在此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  
 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  
 可以無饑矣是富也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是教也七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篇荀子  
 曰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

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是富也  
 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七教所以導之也是教也  
 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大畧二公之  
 言如出一口而亦非始於二公即古先聖王相傳  
 之法言而萬世不易之道也

**一貫** 此章是仁之極致堯舜之所以為至德夫子  
 終身之所希望全在茲矣

山子曰為云為規為之為也為政者謂新即位就  
 官損益舊章制為時宜也故為政者以新政言之  
 左國諸書可徵下云子奚不為政亦孔子新服官



政未有所改革、或人怪而問之也、凡新服官政者、必斟酌時宜、而有所沿革也、而孔子有意所在、未有所云為也、或人之疑、不亦宜乎、家語、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相魯篇此所謂為政也、制為之為、即為政之為也、他如國語、晉文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歛、晉語悼公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同上皆是也、德、兵刑之反對、言為政不用兵刑、而用德禮治之、如蟻之慕羶、如獸之走壙、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孰能禦之、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

共之、謂不動而化也、北辰居其所不動、而眾星拱之、人君垂衣裳不下堂、而天下歸化、非德禮何能致之、國語、內史興云、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周語左傳、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僖二十三年晉楚不務德而兵爭、宣十一年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成二年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哀元年延州來季子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

為政



務德而安民、乃還。哀十年國語、祭公謀父云、先王耀德不觀兵。周語學者能熟讀此等語、則知德者兵刑之反矣、家語、孔子稱舜之德曰、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好生篇荀子曰、君子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揔天下之要、治海內之眾、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不苟篇又曰、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人主之職也、若是則一天

第二

下、名配堯禹之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王霸篇玩味此等語、於此章義、不待置解、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蔽、猶蓋也、盡也。曰、思無邪。思、心也。

章旨古者學詩、不徒誦之、有禮制其進退、有樂要其曲節、而納之德義、故小記曰、不能詩於禮、謬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仲尼燕居篇家語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



論禮 若夫斷章取義與觀群怨唯其所之則存於其人矣而後可授之以政可以使四方而不辱君命也徵之左氏國語視列國士大夫行事可以觀矣詩之所關不亦大乎思無邪義詳於山子說

一貫夫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憲問又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憲問三物之納人於仁可以觀矣

山子曰詩以禮行之言詩則禮樂在其中矣古言為然不言禮樂而引詩言思無邪者即玉帛鐘鼓云乎哉之意也故詩禮相將也猶言仁智在其中

言智仁在其中言禮樂在其中言樂禮在其中也思無邪者言以禮樂治心治身則無放辟邪侈之行也上無放辟邪侈之心則下無放辟邪侈之民廼垂拱而天下治也不用兵刑以德禮治民心而使無邪僻之行先王之知本也子曰必也使無訟乎大學稱此謂知本是也樂記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質猶本也禮器曰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回即邪也趙造曰循法無過修禮無邪趙武靈王策夫邪正之反也先王之為政使民無邪慝斯足矣故曰政者正也謂正其邪也禮者為政之大物



也故禮以去邪為要夫子他日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子路篇詩以禮行之故夫子之言如此不然以政二字不可解也董仲舒曰漢書本傳後世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此災異所緣而起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艸也艸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

第三

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自正心以正朝廷至于此四十七字可以為思無邪三字解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艸木茂今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仲舒之言深合夫子意可以為此章解也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政刑以嚴威為主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德禮以教化為主有耻且格而章旨設綱紀法度禁民為非是道之以政也然而民有姦回不軌則誅戮以懲其後是齊之以刑也



如是則民外設空言虛辭，苟免一時誅，而內無自耻之意。董仲舒曰：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漢書本傳

是治之以德禮，而民有耻且格也。仲舒之言，與孟荀合符。第一章即先王之法言，存於漢人者，可不

尚哉。

一貫修德禮以躋民於仁壽之域，雖堯舜之仁，無以尚之。

山子曰：格訓正，正即邪之反，有耻且正，所謂思無邪也。

第四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志于學問三十而立。立於禮四十而不惑。以公義勝私欲五十而知天命。修身以俟之六十而耳順。不犯而校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人與道化

章旨：人之大倫五，父子君臣，居其首。父子曰孝，君臣曰忠，孝與忠者，生知之人所不學而能也，而孝



有方忠自則方則者雖生知之人不學不能不知方則雖孝且忠不能盡其善不能盡其善亦不成聖餘三倫皆然是所以雖生知待學問也故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立者立於禮也人之所學莫先於禮不學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故曰禮者人之幹也所以曰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是以人之能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既成人而後出謀發慮可以治成人之事是之謂立於禮然而其立也非一朝而可得也思之之熟行之之久而後可以能也故曰三十而立夫

子答子張問辨惑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願淵篇其答樊遲曰一朝之念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同上人之有此惑也蓋以學未成識未明不能克己復禮故也學熟識明則能以公義勝私欲愛惡是非無所蔽而曲得所宜是之謂不惑也然而其不惑也非須臾而可得也思之之熟行之之久而後可能也故曰四十而不惑夫天命者不可以人力為不可以人智知然而曰知之者何也知其不可奈何修身履道安靜而俟之之謂也故荀子曰唯聖人為不求知天



又曰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謂知天天論篇子曰不怨天不咎人憲問篇中庸曰居易以俟命荀子曰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不苟篇是皆語知天命也然而其知之也非俄頃而可得也思之之熟行之之久而後可能也故曰五十而知天命耳順者惡言入耳而無逆於心之謂也是非德義脩熟於內犯而不校者不能也然而其無逆也非少選而可得也思之之熟行之之久而後可能也故曰六十而耳順四者既得猶不敢自足思之之熟行之之久而心與道化宗原應變

莫入而不自得故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荀子曰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鮮蔽篇亦謂不踰矩也此章夫子自畧言進德之序以告門人亦所以誘之也以十五十年為階級姑假以言脩熟之久而後可以至於此也讀者宜以意逆得也

一貫志于學為仁之始從所欲為仁之終所謂大而化也

山子曰志于學志于學問也他人十五有不志于學問者夫子不然也故曰吾立與立於禮泰伯篇如



有所立卓爾子罕篇不學禮無以立季氏篇之立同莊  
 子云德成之謂立天地篇是也不惑學成知遍而理  
 識精明故不惑所謂知者不惑子罕及憲問篇孟子四十  
 不動心亦不惑之謂也五十而知天命者先是亦  
 非不知天命也然其所知者非實知也遭遇變故  
 而未免有所亂矣蓋其閱世涉事之日淺而德未  
 成知未熟不能無負恃己才而唾手進取之患也  
 閱世益久涉事益熟而後知命之不可如何不可  
 以人力求之而安焉靜焉不苟進不苟退時行焉  
 時止焉此皆能踏實地備嘗艱難而然者也非修

德之久閱事之熟不能也此章六而字可玩味此  
 雖聖賢皆當然唯其知之自有深淺至不至之異  
 而已若徒論空議之人雖五十不能與於此矣知  
 云者知其不可如何而安焉之謂也非知其理知  
 其義之謂也不然何以聖人之知而畏天命乎畏  
 云者不可測知故也孟子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  
 命也盡心篇俟云者自彼之謂也夫自我者制在我  
 雖非聖賢知之畧之自彼者雖聖賢不可如何者  
 也故俟以應之唯欲其應之得宜而已故孟子又  
 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盡心篇不逆命之謂也又曰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萬章莊  
子曰、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達生豈不然乎、蓋  
人五十血氣始衰、而真知生出、故為大夫服官政、  
而所營為、可以寡過矣、若血氣未衰、出謀發慮、不  
能無強剛自用之患也、耳順者、此夫子仁德之熟  
也、夫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語為仁之術  
也、犯而不校。泰伯語仁之熟也、耳順之義、亦當以  
仁解之、不然影響而已、何足觀、聖人豈弟之德哉、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  
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

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  
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  
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禮矣、其橫逆  
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  
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  
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離婁熟思孟子此  
言、自知耳順之解矣、從心所欲而不踰矩者、從猶  
任也、逞也、如縱之純如也。八佾天縱之將聖。子罕  
之縱也、中庸云、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  
道、聖人也、孟子云、四體不言而喻、又云、動容周旋

論語一貫 卷一 為政 三十五



中禮者、盛德之至也。盡心篇大雅云、不知不識、順帝之則。皇矣荀子云、宗源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非十二子篇史記云、禹聲為律、身為度。夏本紀皆不踰矩之事也。

第五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章旨荀子曰、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

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子道篇荀子之言、可以解此章、此蓋夫子過孟氏、懿子偶有此問、夫子既答之、恐懿子不明從不從之義、而違禮、故比其還、於車中告樊遲以發之。  
 一貫孝之為為仁之本、有子既言之、學而第二章下三章亦同。  
 山子曰、夫子言無違者、無違於禮之謂也、違、違德



也、違德即違禮也、故言違者、違於禮之謂、而本無別義、然唯言無違、則不熟、夫子家訓者、疑於漫不之省、故語樊遲以發之、樊遲亦弱、未習夫子家訓、故疑之、夫子因審之、使之語懿子也、恐無違之語簡約、而懿子有所誤解也、蓋懿子不問疑、不請益之過也、而夫子恕而訓之、所謂循循然善誘也、夫父母有過、不諫爭、非孝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懿子如不違無違之義、則有此過、故夫子丁寧之、左傳、臧哀伯諫桓公納

郜鼎於廟云、人君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又云、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又云、君違不忌、諫之以德、桓二年又晏子諫齊侯云、君無違德、方國將至、昭二十六年此言違者、皆以違於禮言之、可以證夫事親孝、事君忠者、禮之大者也、故知此言無違者、無違於禮之謂也、左傳、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昭二十六年熟察此晏



子語自知此章之意。按懿子父孟僖子，是時既亡，故懿子問孝者，非生事也。泛問孝道也。故夫子以生死祭三者語之。或云：雖父亡，蓋母在，可謂泥矣。左傳：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說南宮，造敬叔也。何忌，即孟懿子也。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昭七年。

第六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使父母唯憂疾病耳。

**章旨**武伯以謚觀之，其性益剛勇。左傳所載，亦可。以徵人剛勇者，短於柔克，動輒凌觸來禍，使父母恒危懼。人子如此，日用三牲養，猶為不孝。故夫子告之以此。

第七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章旨**夫子言謂之養則可，孝則未也。若養而不敬，與養犬馬奚擇。山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雖似比親於禽獸，其



實不必然。權設喻而甚言不敬之不可也。不以文  
 害意可也。蓋子游性溫柔而不謹嚴。事親之際。有  
 禮不足者。故夫子警其不足者已。荀子曰。正其衣  
 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  
 也。偷儒憚事。無廉耻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  
 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非十二子篇此雖言其末弊。然  
 二子性行之為。此流風者也。夫子之以敬戒之。不  
 亦宜乎。

第八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子弟任之有酒

食先生饌。先進父兄曾是以為孝乎。是字指上二事

章旨夫就養之際。愛勝敬則狎。敬勝愛則疏。愛敬  
 相濟。然後可謂孝矣。蓋二子一長一短。夫子藥其  
 弊。合二章。事親之方具矣。

山子曰。子夏性格儼。事父母之際。自然正其顏色。  
 而失於儼威儼恪。故夫子矯其失。使之愉色婉容  
 也。夫人之質性萬種。莫無瑕累者。雖賢哲之人亦  
 然。唯賢哲之人。矯揉自克已。此所以異於常人也。  
 或曰。子何以知子夏性格儼也。答曰。以論語及荀  
 子知之。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  
 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子



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上同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學而以此三物及荀子所譏即上章觀之子夏之為學以質行為主者也其之和氣愉色怡悅於父母之態昭昭焉又按家語七十二子解子夏為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精微者瑣屑之謂也子游之言抑末也為之故也

第九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如不曉夫子言退孔子而省其私顏淵亦足以發知十一回也不愚

章旨 此章言顏淵默而行之也亦語之而不惰之意子罕篇足猶優也發猶行也言有餘於行夫子所語也

編旨上四章共說孝而有次序告孟懿子者孝之大經也告武伯者修身謹行不遺父母憂也告游夏者敬愛相濟也夫不知大經欲為孝無所措手身不修飾日用三牲猶為不孝敬愛不相濟亦不可謂孝也然而為此數者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在默而行之此章所以承上也編者之用心讀者可不翫味哉



一貫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繫荀子曰、言要則知、行至則仁、此章之為仁、可以見矣。

山子曰、此章孔子語顏淵之仁也、他日子曰、回也

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先進篇此不違之義

也、所謂默而識之者也、夫仁者寡貌寡言、見之如

愚、而其實聰明洞徹、顏子亦然、故云如、言其不愚、

荀子曰、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有坐篇老子曰、

廣德若不足。四十一章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里仁篇

於言、如愚也、敏於行、亦足以發也。仁者其言也訥。顏淵篇剛毅木訥

近仁。子路篇合而觀之、可以見如愚為仁之貌也、乃

知巧言令色鮮矣仁、此孔子往顏子家、而與顏子

言談也、退、孔子退出、還其家之後也、上章樊遲御、

里仁篇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

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亦

孔子往曾子家、而與曾子言論之次、及一貫之義

也、子出、即孔子退、而出曾子之家也、史記、莊公問

嗣於叔牙、叔牙曰、慶父在、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

退而問季友。魯世家與此章之退同、私者、公之反也、

此孔顏相對為公、退去之後為私、故在顏子不見

孔子之時、皆為私也、不必論顏子在家與否、在他



處孔子所不見者亦私也、不然省字不穩、省猶察也、凡省察云者、皆以目所不見者言之、

第十

子曰、視其所以、以當作謂、見山、觀其所由、所由、行也、察其

所安、所安、心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章旨有德者必有言、視其所謂、則其人可知也、故

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子張、有言者

不必有德、不觀其所由、則佞與德、未可輒知、故曰、

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公治、既視所謂、又觀

其所由、如無所遁然、然而其心之所藏、猶不可測、

度、故又深察其所安、然後佞德賢不肖、無得而匿、

豈特白黑之分哉、

一貫不知人之蔽、處則無得友、以輔仁於己、出則

無任賢以為仁於國、此章語知而仁在其中矣、

山子曰、據荀子及家語、以為謂字之訛明矣、以謂

聲近、古今書中互相訛、不勝枚舉、荀子曰、知不務

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

務審其所由、哀公、家語、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

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五儀

凡由云者、皆以道與禮言之、古言之常也、大雅假

樂詩、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曰、隘與不恭、君子



不由也。公孫丑篇又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曠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離婁篇荀子曰

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勸學篇又曰仁

有里義有門仁非其里而居之非禮也義非其門

而由之非義也。大畧篇如是之言古書不勝枚舉安

安居也安居即燕居也間燕之地人所不能見故

曰察視比視也就其前後所言比視其實則其人

虛實自可知也觀就其明顯者見之也人之行皆

顯于事者也故行曰觀者常義也言以其言行及

燕居所為視觀察之則其人厭然掩其不善而著

其善如見其肺肝然焉得度之乎。

編旨學而全篇以修身為主為此篇之基本為政

莫尚於以德故第一章以此首之夫子曰無為而

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即

此章之事也正南面而天下拱之非人君至德內

省不疚不能故第二章承之以思無邪人君雖有

思無邪之德民不被其澤是徒善已不可以為仁

故第三章承之以德禮之致民有耻且格此章雖

承上章實與首章相顧從政者其身不正雖令不

從故第四章承之以夫子成德此章雖承上章亦



與二章相顧是亦反之已也成德之序以孝為始故第五章以下四章承之以四子問孝為孝者不誠乎身不順於親故第九章承之以顏淵精誠默行雖德既修不知人不可以為知亦無以為仁於國故第十章承之以觀人之方山子常云論語一篇有一篇終始二十篇有二十篇終始其中雖若雜記前後相承皆有條理如循環如合璧小之修身齊家先後次第大之治國平天下本末終始觀其屬辭比事皆可知矣壽雖奉帳下有年頑鈍不警不能悉其義自學而篇首章至此章所嘗接聞

於侍側今綴屬以示初學以下至篇末諸章以此推之其義或有不可曉者豈不以學粗識闇不能深造師意乎不敢強為之說說編旨止於此章他一二所間聞及先儒說合師意者於各章下記之覽者恕其不逮而莫責備也

第十一

子曰温故而知新温煇也可以為師矣

章旨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張篇與此章義相發言師不必博聞多識以好學為主也

一貫温故則所行益敦知新則所學日進人能如



此雖任重塗遠無所不致也

第十二

子曰君子不器

器適於一用以喻不能應變

章旨荀子曰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相高下視境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若夫謫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君子之所長也儒教篇是言不器也荀子之言與夫子符者也

第十三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疑當作先其行而後言從之

一貫非明知人公忘私不能使物無憾然則仁知之人而可以當此章君子也

章旨夫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為之難言之得無

訥乎顏淵篇即此章意

一貫章旨可以觀矣

第十四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

齊德以從公

小人比而不周

引黨以封已

章旨君子於為義之上相親故周而不比小人於為利之上相親故比而不周



第十五

一貫克私欲而從公義仁者之為也小人反之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章旨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

矣子張篇與此章相反而義相發博學切問此章學

也篤志近思此章思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

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

篇為人謀以下三物所學也三省吾身所思也荀

子亦曰君子博學而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

矣勸學篇博學學也參省思也知明而行無過矣不

罔殆也又曰人無法則悵悵然依乎法而又深其

第十六

類然後温温然修身篇依法學也深類思也悵悵然

罔殆也温温然不罔殆也夫子曰夫仁者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

已雍也篇近取譬近思也即反之於己推而及人也

子夏曰仁在其中矣夫子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語

雖異意全同

一貫不學不知道不思倫類不通二者闕一不成

仁

第十六

子曰攻乎異端攻攻木之攻謂修治也斯害也已害謂

也務



第十七

章旨此章言學者當專務先王之道而不可貳於多端也凡士之於事一則成二則敗况志於先王之道而貳心於他道者焉能成其所志故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子張篇荀子亦曰君子道有一隆道過三代謂之蕩匹夫問學不及為士則不教也百家之說不及先王則不聽也儒效篇此章異端即小道百家也

一貫士能精一則莫重而不任莫遠而不致故君子尚一也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子路短於闕如故夫子就其所好而矯其失知之為

知之不自欺不自誣不知為不知不自誣不自欺是知也不自欺不自誣則實知

章旨大學曰所謂誠其意者勿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荀子曰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以自誣外不以自欺儒效篇夫不自誣不自欺言之要而行之至也故君子忠誠從事內有積善之實不自誣而外無揜不善之偽不欺人德業日進而至仰俛不耻於天人內省不疚學問之極功莫以尚焉夫子之語知常以行為主故不以知難知量難量為知而以擇善蹈實為知曰擇不處仁焉得知里仁為美曰知者利仁同上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



遠之、可謂知矣。雅也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公冶長篇中庸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此章亦以不自誣欺為知、可見語知之以行為主也、知以行為主、故可以成仁矣。

**一貫**此章語知而仁在其中矣。

第十八

子張學干祿。問進仕子曰、多聞闕疑、疑則不言慎言其餘、則寡尤。言則無尤多見闕殆、殆則不行慎行其餘、則寡悔。無自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言行無尤、悔則人爵至矣

**章旨**夫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祿之不可求也尚矣、故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述而篇所好者何也、述而

第十九

不作、信而好古、言之無耻於心、行之無違於言、如此則無人尤、無自悔、公卿大夫將自彼而至、子貢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學而與此章意同、是夫子使子張反求於己也。

**一貫**此章仁者如射之意。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何為、猶何如也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語助錯、錯舍而舉枉、錯舍而錯諸直、則民不服。

**章旨**賢良在上、則國政順理、而民得其所、故下奉戴其上、回邪在上、則國政曲私、而民不聊生、故下解體携貳、古今之通揆也、哀公知聖而不能用、制



於強臣憂辱終身是夫子藥其病也  
一貫舉直錯枉則治舉枉錯直則亂直枉雜施則  
治亂相半是治國大經振古之公患也堯舜以彼  
而四海歸之桀紂以此而天下去之漢以下彼此  
雜施而治亂相半國無大小地無華夷莫不皆然  
其治也安富尊榮其亂也醜辱慘毒其跡章章乎  
竹帛矣而人主不能自反覆輒相接哀哉孟子曰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梁惠王篇使斯民親  
死其長上非舉直錯枉不可得而為也此亦使哀  
公反求於己也

第二十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  
敬。孝慈則忠。於親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章旨季氏強僭蔑君國人服其勢而不服其義皆  
有離心邑宰亦數背畔故康子有此問也夫嚴莊  
以臨下使民畏敬則人皆知之孝慈以事親使民  
忠則人皆迂之夫民者神而不可欺不從其所令  
其而從其所好雖桀紂在上其號令天下豈以不孝  
不忠乎然而民競於暴者從其所好也故曰其身  
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君子篤於  
親則民興於仁泰伯篇孝慈之使民忠亦何容疑



第廿二

一貫此章亦使季康子自反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為規也子曰書云孝乎惟孝

友于兄弟施於有語助政人能孝友則舉而措諸政耳是亦為政奚

其為為政何規為國政之為

章旨為政義詳於第一章山子說左傳云孔子為

魯司寇或人之問豈在其時乎當此之時魯人仰

瞻孔子聖德望其為政久矣而夫子新從國政因

循舊政不事規正或人所以問也蓋夫子意有所

存不欲遽規為故答之如此

一貫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即本立也學而施於有

第廿二

政即道生也此章為為仁之事可知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人無信不立大車無輓小車

無輓輓輓所以其何以行之哉輓輓者

章旨傳曰信德之固也文元年苟德之不固父子失

其親君臣失其義夫婦失其別兄弟失其序朋友

失其交五者皆失則無以立於世猶車之無輓輓

不可行一步也

一貫口語之言也身履之行也言顧行行顧言信

也君子不信仁無所措猶皮之不存毛無所傳也

然則信者仁之基乎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也猶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

可知也。因與損益皆就典禮制度言。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受命王者。雖百世亦可知也。

**章旨**夫雖三王不相復禮，其因時勢人情而為之

節文，則一也。既為節文，以立一代典禮，上以此布

治於天下，民由此以安其生焉。雖桀紂之亂，不能

并禹湯典禮而滅之，故夏殷雖亡，治法猶存。後之

受命而王者，因其治法，襲其習俗，改其舊弊，斟酌

時宜而損益之，所以就民之所安也。荀子曰：欲觀

聖王之跡，則於其繁然者，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

之道，而論百王之前，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揔

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不苟亦言因其

治法而損益之也。叔孫通之制漢儀，曰：臣願采古

禮與秦儀，雜就之。漢書本傳采古禮，論百王之前也。秦

儀，即後王之典禮也。叔孫通德非先賢，故不免後

人駁議。其所言則此章意也。鎌倉源大將軍定東

奧，令曰：一遵藤秀衡故事，我

移蹕於坂東，教曰：一遵北條故事，曾藏四海，經營

天下者，萬古一轍，宜矣。千歲之下，瞻仰其德也。太

宰純曰：子張以為己若生而遇革命之世，將起而



佐命幸而得志、將何以立一王之法、然革命之事、君子所難言、不可顯然問之、故曰、十世可知乎、一貫仁止於身、其仁小也、仁及於人、其仁大也、及人之大者、至天下萬世而極矣、因其治法、裁而用之、以濟天下、仁孰大焉、

第廿四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不可祭而祭之、見義而不為、無勇也、不可為而不為、

章旨、夫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也、

雍也篇也與此章相反、而義相發、蓋諂於鬼者、其求在利、而不計於義、媚事淫昏、非族以要非望之福、其

論遠於仁、不須言、一於義者、其求在義、而不回於利、

可為則為、不可為則不為、唯義之與比、其近於仁、亦不須言、然則此章訓知、而仁在其中矣、

一貫章旨可以觀矣、



依命而得志將何以立一王之法然非命之事  
 君子所難言不可顯微問之故曰唯世可知乎  
 一貫仁止於身其仁小也仁及於人其仁大也  
 人之大者蓋天下無世而極矣因其治法或而  
 之以濟天下仁觀大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之誣也  
 也一貫章古下以購矣

亦不與言然則此章暗映而二章其中矣  
 下海限義不不海限不為與與與其與與  
 論語一貫卷一



